

掘港的四坊与建国后的四个居委会

□ 赵一锋

历史上掘港有四个坊，这里的坊指的是街坊，分别是锦绣坊、永安坊、太平坊、长安坊，这些坊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基层组织，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居委会，建国后的团结、民主、友好、新建四个居委会就是对应的以上四坊。

掘港有千年历史，日本高僧圆仁随同第十三次遣唐使入唐求法，在掘港国清寺休整十五天，回国后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中记载“掘港庭”、“国清寺”，这是历史文献对掘港最早的记载，2017年如东县政府委托南京大学对掘港国清寺遗址考古已经证实，掘港市镇形成一定规模是在明清。掘港因盐而兴，学术界所谓的“无微不成镇”，掘港的市镇也是由安徽籍的扬州盐商主导建设，大概在明代中后期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市镇，有三条街道，南街、北街和竖街，掘港街道的四坊也就是这个时候留下来的。到清代乾隆年间市镇建设达到高峰，徽商领袖吴永瑞纠合徽西各商开始铺设石板街，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徽商历时二十五年完成掘港石板街的铺设石路九百三十六丈八尺

三寸，后来清末又铺一些巷子，掘港街约十里，号称“十里长街”。关于掘港的四坊，如东籍著名文史学者管劲丞先生在《掘港旧貌》考证出，明代中后期设立锦绣坊、永安坊、太平坊、长安坊四坊，锦绣坊在砖桥西，永安坊在砖桥东，其余两坊的位置不详。每坊保正一人，保正一词或许大家听着耳熟，没错就是《水浒传》里晁盖的职务保正，保正下有小甲作为助手，他们是被派到一定地区的差役，半官半民的性质，受到地方官和乡绅的差遣。这个保甲和后来民国的保甲制度是两回事，保甲制度是一种就地抽丁的军事制度，坊下设立的保正和小甲则是朝廷官府对基层固定统治设置的爪牙，掘港的保正和小甲一般都是为人凶恶狡猾无耻之人，借处理公事常常搜刮勒索老百姓。掘港四坊明代中后期设立，到清初代沿袭一段时间，后来废止，晚清民国四坊逐渐演化为碧霞镇(锦绣坊)、盐垣镇(永安坊)、两镇(坊)各有镇长一人，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如皋第八区(碧霞镇、盐垣镇)，共29保274甲2810户11781人。管先生提到“锦绣坊在砖桥

西，永安坊在砖桥东，其余两坊的位置不详。”笔者也很好奇其他两坊的位置，下面结合地方文史作个探讨。锦绣坊在砖桥西，这就意味着锦绣坊的东界在砖桥西，西界在哪里呢？掘港西街中段有个竖街，将西街一分为二，竖街的南端有座弹琴桥，又叫叹气桥和太平桥，笔者推测竖街就是锦绣坊和太平坊的分界线，解放后团结和友好居委会也是以此为界的。即锦绣坊东起砖桥西(今人民路)，西至竖街(今三元南北中心路)，南起市河，北止三元池(今江海西路)。太平坊东起竖街，西至关西(今关西桥)，南起市河一线(黄海西路)，北止西方寺(今实验初中北区江海西路至如泰运河)。永安坊在砖桥东，即永安坊西起砖桥东，东界在哪里呢？掘港东街跨南街北街正对贯通南北的三条巷子只有一处，即绳家巷、严家巷和康家巷，且三个巷子位于东街中断，笔者推测这三条巷子是永安坊和长安坊的分界线，建国后民主和新建两个居委会即以此三巷分界。永安坊西起砖桥东(今人民路)，东至绳家巷、严家巷和康家巷(今上河印巷严家巷萍香堂东侧)，南起市河，北止东

营护营河(今江海东路)。长安坊西起至绳家巷、严家巷和康家巷，东至龙王桥(中央广场C区东门)南起市河，北止东营护营河(今江海东路)。以上是对四坊位置的考证，从实际划分也是合理的。1952年8月，掘港设立团结、民主、友好、新建四个居委会，这就是掘港最早的四个居委会，老掘港称为“居民”，居委会设立主任各一，下属五十四个行政小组，后来称居民小组，这四个居委会就是按照掘港的四坊的位置来划分的。团结居委会先在南混堂巷1962年搬赵宗村家宅公心堂办公，民主居委会先在北街南盐商义学萍香堂后搬武庙巷办公，友好居委会在七秀巷办公，新建居委会现在在江家巷信义堂水龙局办公60年代搬南街烟墩场樊家药店办公。如今团结居委会(锦绣坊)的范围改为三元居委会，原友好居委会(太平坊)东半部也划入三元居委会，原友好居委会西半部任称友好居委会。民主居委会(永安坊)和新建居委会(长安坊)合并为民主居委会。

柔和婉约陆锦花

□ 越明



相比尹桂芳、范瑞娟、徐玉兰，小生陆锦花是后起之秀，陆派唱腔是在马樟花“四工调”的基础上加以丰富提高，特点是：清丽婉约、轻快流畅，音色明亮纯净、行腔舒展松弛、吐字清晰入耳，深受戏迷喜爱。陆锦花擅演穷生和巾生，代表作有《珍珠塔》中的方卿、《彩楼记》中的吕蒙正、《情探》中的王魁、《盘夫》中的曾荣等。

1927年，陆锦花出生在上海，13岁，陆锦花进越剧四季班学艺，师傅张福奎是道士出身的花脸演员，陆锦花学小生，除了师傅为她说戏、拉琴外，主要靠看戏、“偷戏”，模仿其他小生的表演和唱腔，尤其喜欢马樟花的表演。马樟花是当时最红的越剧女小生，唱腔轻松自然圆润，又是第一个到电台播音的越剧演员，在上海拥有众多的粉丝。陆锦花竭力模仿马樟花的唱腔和唱法，这为她后来形成自己的流派打下了基础。四季班解散后，陆锦花到金门大戏院唱三肩小生。1942年进袁雪芬领衔的大来剧场唱二肩小生，因身材瘦小，多演童生戏。

1947年1月，雪声剧团解散，范瑞娟和傅全香组合，成立了东山越艺社。陆锦花停演了一段时间后，于当年五月在“龙门”大戏院与邢竹琴合作，演出了《新月夜归人》《黑暗天堂》《金玉良言》等剧目。其中以新编时装剧《黑暗天堂》轰动越坛，成为陆锦花的成名作。她所饰演的大学生有一段“悲切切，泪淋淋，坐起半身”的十八句弦下腔十字调组成的唱段，一时风靡上海越剧观众。

悲切切泪淋淋坐起半身，静悄悄空飘飘不见人影。见这里好像是病房光景，莫非是已得了病重不轻。想起来我已做码头工人，背货物摘木箱数百斤。一霎时只觉得眼发头昏，跌倒在尘埃地昏迷不醒。我好像看见了一对鸳鸯，被他们搂在怀好像飞行。

1954年，陆锦花进入上海越剧院后，随着环境的变化，悉心专攻儒生、穷生戏。她力求同类不同型，一戏一个样。陆锦花最擅演穷生戏，演“鞋皮生”和“破巾生”堪称一绝。她表演潇洒儒雅，含蓄大方，动作简练传神；她的嗓音清亮，音质纯净，音调朴实流畅，行腔松弛舒展，尤其讲究吐字清爽，声声送听，听她的唱犹如一股清泉潺潺流入人的心田，清新柔美，耐人寻味。譬如《珍珠塔》这出戏，田汉曾称赞她把方卿演活了，该剧“前见姑”中的“君子受刑不受辱”唱段——

我只道骨肉总有骨肉情，谁料犹似陌路人。早知人情薄如纸，悔不该背井离乡来投亲。君子受刑不受辱，猛想起那日投亲出门庭。家中是只有一斗二升黄熟米，三捆干柴别娘亲。我母亲一天只吃二合半，四天之内吃一升。方卿屈指算一算，我母亲四十八天可活命。倘若我素手空空回家去，岂不要活活饿死老娘亲。欲待回身气难忍，更何况老母临别话叮咛。

出门不比在家里，言行且莫太任性。姑娘若有不到处，礼别尊卑要让几分。姑娘啊，小侄是登山涉水来襄阳，只有你姑娘骨肉亲，姑娘啊，今日投亲借考本，明年大比跃龙门，若遂平生凌云志，不忘你姑娘栽培恩。通过多种板式的转换和细腻多变的唱法处理，细致而有层次地唱出方卿遭

姑母奚落后的复杂心理，是陆派代表作之一。唱段开头六句先以平缓含蓄的[尺调腔·散板]起唱，随着心情的激动转入紧打散唱的[裹板]，转入[中清板]。虽然短短六句，但陆锦花运用三种不同板式和精心的唱法处理，把方卿的感情变化表达得十分细致。接着唱腔转入[中清板]，陆锦花凭借熟练的吐字喷口技巧及特有的善用后鼻音共鸣的润腔方法，把对穷困家境的回忆，表现得淋漓尽致，扣人心弦。最后一句“不忘姑娘栽培恩”的甩腔音调起伏回落，气宇轩昂，感情真切饱满，韵味浓郁，富有陆派特色。

陆锦花的演唱擅用中音区，飘逸自如，舒展流畅，显得异常松弛自然；其吐词清晰，咬字准，送音远，讲究“字正腔圆”；运腔转调，清丽优美；运气润腔，刚柔调和。唱腔着眼于塑造人物，“在平稳中传情”，“在平淡中出奇”，做到字字送听，声声入耳。其中大量精彩唱段至今在海内外传唱不绝。《情探》中的王魁是概念定型的反面角色，唯独她赋予王魁特有的血肉灵魂，又别出一番风光，作者田汉听后兴奋地说：“你是我笔下的王魁”；1958年，《情探》拍成电影。

说不尽水晶帘下脂香粉媚，常学那风流张敞巧画蛾眉，喜今宵楼台月明如水，对梧桐往事忽忽余悲。想我王魁，自入赘程府以来，蒙那灵珠小姐待我十分恩爱。华年似水，不啻又是深秋，回想在莱阳时节，与我那桂英妻——

在那桐阴月下，浅斟低唱，畅叙胸怀，如今都成往事了！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印，夫妻们在月下谈论诗文，星光灿月华浓梧桐弄影，这前尘如春梦不可追寻。

“陆派”唱腔从马樟花的唱腔中衍变、发展、创造出来的，她演唱[尺调腔]时仍保留着不少[四工腔]的因素，因此听起来别有风味。如《送花楼会》，是根据骨子老戏《双珠凤》中的一折改编的，从男班到女班经常演出。陆锦花演唱的改编本，唱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很大创新，赋予[尺调腔]以活跃、清新的新意。像“兴冲冲奉命把花送”等唱段，在观众中就广泛传唱。

兴冲冲奉命把花送，顾不得酷暑炎烈日当中。错过了门房看守人，进得府来乐无穷。小姐啊，同心庵中初见面，承蒙多情遣留珍珠凤。从此是千丝万缕将人系，恨候门似海难相逢。伤情一片难自主，卖身投靠进府中。我为你头儿叩了多少，老母垂手下掉做侍童。老母远盼儿不归，童儿竟无踪影踪。数月光阴非容易，今日定能见娇容。谁知小姐眉凤寒，我满腔欢喜又落空。我总道山尽水穷已无路，谁想到韩夫人命我把莲花送。今日我要倾诉衷肠表心意，愿小姐怜才惜意将我允。

珠凤啊，你伴我身边已数月，望你今日有灵通。小姐身边传我意，这件好事全仗你立大功。陆派唱腔的魅力，在于轻松、轻巧、轻快，犹如蜿蜒的溪水，潺潺流过山野。陆锦花单色清澈，善于把鼻音、脑后音与喉音结合起来运用。她的唱腔不以江河奔腾般的气势取胜，而以清晰明丽引人，让人感到舒适甜畅。

2018年1月10日晚，陆锦花在美国逝世，享年91岁。陆派传人主要有曹银娣、许杰、沈伟、陈东文、黄慧、徐标新、张宇峰等。

碌 碡

□ 孙同林



着碌碡在场上一圈一圈地转，配音是打场人“哈、哈”的吆喝声。生产队里的碾场人肯定是老荣爹。老荣爹是养牛人，兼职打麦场的碾场工。老荣爹常常在中午太阳最好的时候，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跟在牲口后面碾场。老人打着赤膊，肩上搭一条毛巾，汗流得多了，就抽下毛巾擦一把，有时忙得顾不上擦，任由汗水顺着脊沟往下淌。再看炎热的天气里疲倦的老牛，累得张口喷气，老远就能听到“呼哧、呼哧”喘息声。咀嚼的嘴上满是白沫，但吱吱扭扭的碌碡声并不停下来。

荣爹是个好牛倌，也是一个好的使牛手，什么牛到他手里都变得服服帖帖。有一种怕做农活的懒牛，平时很听话，一旦牵它上驾就来了事，翘起尾巴来，又是撒尿又是拉屎。乡下有一句俗语：“懒牛上驾屎尿多。”碾场的时候可不行，场上铺一场的麦子，晒得干干的，正驾碌碡，还没开始碾呢，一转眼，牛尾巴翘起来了，那屎说下来就下来了，相继着又是一大滩子牛屎，是干的还可以，可它偏偏是稀的，容易着急上火的人必是要对牛一顿鞭子，但那屎尿糟蹋的粮食却无法挽回。老荣爹上场的时候，肩上扛一个长柄尿桶，等到套牛上驾，看到牛尾巴欲翘还没有翘起来的时候，他的尿桶已经及时准确地送到牛屁股下。场上的谷物就不致遭殃，那牛自然也减少了皮肉之苦。

碾场是一件很简单的农活，牛牵着一个碌碡，在打麦场上转圈。一圈又一圈，碌碡慢慢向前推进，人和牛是那样的亲近，让人想起田园牧歌的风光。急性子人不行，他总是嫌牛慢，不停地赶牛打牛，可牛跑一阵就又慢了下来，人牛都弄出一身汗。老荣爹不急，他甚至哼着什么曲子，那牛似乎极爱听他的不成调的曲儿，竖起耳朵不慌不忙地走着。

碌碡是旧时夏秋收获季节碾场脱粒工具，又称碌轴、石滚子、石碾子等等。唐诗宋词中有不少写碌碡的诗句，如晚唐薛能《嘉陵驿》中的“蚕月缲丝路，农时碌碡村”，北宋楼璘《碌碡》中有“田力机巧事，利器由心匠”等，雍正皇帝的《耕图二十三首·其五·碌碡》中，也有“如轮转机石，历碌向东皋”的诗句。

据明代《农政全书·农器》对碌碡的记载：“其制长可三尺，大小不等，或木或石，刊木括之，中受箕轴，以利旋转”，文中所记即碌碡的模样。碌碡长度可达一米，直径大小不一，主体用石头制成，两头以硬木作轴。

我家的碌碡不知何时从何而来，只知道自我记事起，我家庭院里就横躺着一个碌碡，记得当时的一条歇后语很形象：“牛拉碌碡——打圆场。”对它的印象也就更深了。

我家的碌碡是青石的，直径三十多厘米、长六十多厘米，外围有深深的棱齿，石滚两端截面的中心各凿一个圆形凹槽，里面装置一支转动用轴头。

碌碡在农村用途比较广泛，用于碾压场院，可把凹凸不平的场院压平压实；用于碾脱大麦小麦元麦或蚕豆、大豆，用于碾压房屋基地和房子里的地面等等，还可作为临时夯石打夯。

碌碡还曾是乡下人赌力的比赛工具，在一些大力士们面前，几百斤的碌碡，只需一声“嗨——”，就能抱起来，就能扛上肩，这当然都是闲时的事，一到忙季节，碌碡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很有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味道。麦收前做场，碌碡出世，在牛的作用下或人的手拉中，碾出一片片场地来。

麦收时节，打麦场上天天是“吱吱扭扭”的碌碡声。一头老牛拖

当好健康责任人请你这样做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